ƒ第一章

周良走在去学校的路上。

慢慢的走过熟悉的街道，沿着这条不算笔直也算不上曲折的路他已经走了3年，学校和家，两点一线，来来回回。他对这条街道实在太过熟悉，熟悉到生出一种无聊之感。倒不是总会这样，这条路上他也会和同学追追闹闹跑过，也会急急忙忙冲向学校避免迟到，也会忘记带伞淋着雨回家。当然，也有像这样无精打采的走着的时候。

周良不是没有朋友，但他总是一人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是没有其他同学住他附近所以才没法和同学同行吧，大概。反正他也不知道其他任何一个同学的住所。他喜欢一个人走路，学校到家，普通的速度有15分钟的路程，在这15分钟里，他胡思乱想，发呆一般，到了学校也就回过神来。到达学校后，他总是茫然的看着周围的吵吵闹闹，稍稍有些苦恼该怎么进去这个世界，但随即他也马上加入这吵闹。

一步一步，慢慢走着。这时是中午，三月天里温度气氛刚刚好，正是舒适到使人困倦的好时节。刚睡过午觉，周良不觉得困，甚至很精神，可再精神也只是在步行去学校，这不免使人有些沮丧。他开始想昨天晚上做的梦，自己被恐怖的怪物追赶，可最后在逃跑和救人间选择了救人，从而面临与怪物对峙的局面，梦就在对峙时结束，可面对怪物时的颤栗、抉择时的痛苦纠结以及对峙时的紧张深深烙进周良的心，这时回想来让周良一阵唏嘘，发现原来自己也是那种会为了别人牺牲自己的好人啊。

便到了学校。上了楼梯，与几个学生擦肩而过，走进三（1）班，也就是周良所在的班级。一如既往，班里吵吵闹闹，周良走到自己座位上，坐下，对喧闹的班级以及默默坐下的自己突然感到微妙的怪异之感。但随即而逝，前排的小红转过身，蓬松的短发甩出一段弧度，用轻快的语气说：“哎哎ß哎~你又踩着点到学校。哦不对，好像你迟到比较多啊，哈哈哈~”周良稍觉尴尬，反驳道：“这个...就是那个啊，对，主角总是要最后的关键时刻登场啊！”小红看周良局促的辩解，又发出轻巧的笑声。然后转过身去，有节奏的摇着椅子，嘴里同时哼着不知名的曲子。摇着的椅子，撞在后面周良桌子上，桌子也摇摇晃晃，周良无奈着看着她，只好轻敲她脑袋，道：“这位同学，你是不是没吃药犯病了。”受了敲击，小红老实起来，这时上课铃响了。老师也走进教室。数学老师慢慢走上讲台，面无表情的看了台下几秒钟，说：“上课。”

下课后周良趴在桌上，小红又转过头来找周良聊天，她总是那么精神而快活。周良抱怨听数学课真是使人疲惫，大概有晚上没睡好第二天却被要求跑了个1km之后的那种劳累度。小红对周良的言论惊讶又鄙视，说周良一天到晚睡不够，迟到还发呆，泥菩萨同学要活泼些才好。泥菩萨一词出自数学老师：周良上课听课经常听着听着就神游他外，怔怔的看着某处发呆，数学课上他看着数学老师就进入这种状态，和老师对视几秒，数学老师笑了，就对周良说道：“周良，你这是泥菩萨入定，你要成仙啊！”哄堂大笑，周良无所适从。这会被小红说到黑历史，周良又气又好笑，故作恼怒状，作势要敲她的脑袋，小红笑着捂着脑袋躲避。这是周良在学校的日常，这也一定遭到其他男同学的嫉妒，毕竟小红如此可爱活泼的女孩，一定是会引人注目的。周良隐隐有所感受到这些，然而也没去细想，若是不感兴趣的事物，他是断不会分出几个脑细胞来思考的。就这样，懒惰也好，天然也罢，周良十分随性自然，也因此很多人和事，他一窍不通，却不以为意。不知是否是因为这样的特质，他常常和女孩子玩得很好，周良也乐在其中，也不去深思其中的意味。

陈科这时出现在附近，对周良敲击的手势评价道：“你这手法忒不专业了，太阳穴才是更为致命的弱点。”陈科是个怪人，或者陈科想成为一个怪人。周良起初看陈科是以为他乐于与人不同，享受着别人笑着对他“怪人”的评价，所以各种奇怪发言和行为，并乐此不疲。他和班里另一个叫邵昊的总待一起，他们看《科幻世界》和恐怖小说，并在抽屉藏着螺丝刀和小刀。总之周良看陈科和邵昊就是中二少年，可是这种看法渐渐改变。周良对科幻也很感兴趣，为了看他们收藏的去年的《科幻世界》，在某一天他和对陈科和邵昊说：“让我加入你们把。”就这样他、陈科和邵昊结成中二三人组，常常执着的谈论着科幻。后来，周良发现陈科胆小怕事，他父亲十分强势，陈科对他爸爸言听计从，惧怕而充满仇恨。邵昊则是母亲再婚，他具有相当的攻击性，且下手不知轻重。两人都是可怜又执着的人，周良理解并与两人为友。陈科对周良说，他喜欢小红。周良对此很惊讶，惊讶他竟然会喜欢一个哺乳动物。

小红听到陈科的发言，转过头，道：“神经病！”陈科尴尬的耸耸肩，离开找邵昊去了。周良看这情形，也是没趣，重新趴下睡。眼睛闭上，再次睁开上课铃已响，上课了。

一天过去，上学的一天周良没有觉得难熬，也没觉得收获，普通的过去了，也只有这时，他就会像普通人一样发现今天已经过去，没有懊悔，没有充实，仅此而已，普通的高中生周良以普通的方式活着。没有超过让人羡慕的上限，也没有低到使人怜悯的下限，再普通不过，大家和周良自己都这样觉得。

平静的生活像是迫不及待得要被打断，周良默默期待着什么——“我需要改变。”——他在日志里写到。

第二天，天气异常炎热，猛烈的太阳从早上就一直向地面发射耀眼的光和猛烈的热量。周良像条老狗一样在路上慢慢走着，这毒辣的太阳射线压得他几乎睁不开眼，使得他不得不稍稍低头，好让眼睛睁开，看着路。他感叹道，春天偶尔也会有这样特别热的时候啊。路上行人很少，大热天谁都不会出来的，除了学生。依旧是走在上学路上，身后突然传来呼喊的声音，声音模糊微弱，像是存在了很久，也是声音渐渐大且清晰了起来，周良这才注意到，回过头，发现却是老妈。老妈穿着睡衣一边追他一边一脸惊恐的喊：“周良！周良！”周良莫名其妙，转身驻足，老妈跑近了，问：“现在是晚上11点，你去干嘛！”周良回过神来，发现周围被路灯照得通亮，再远处就一片黑，抬起头，路灯刺得他睁不开眼，浑身出汗，头一昏，便倒下了。

睁开眼时周良已经躺在自己床上，四周黑暗寂静，只有透过窗，窗帘之外有一阵又一阵朦胧的光闪过，窗户没关，窗帘被风吹的恣意飞扬，飞舞的窗帘安静的映着光，显得妖媚而不详。周良只觉头痛烦躁，想起身关窗户，却不知为何浑身像灌了铅似的重的无法操控，然后又闭上眼睛，沉沉睡去。

隔日周良便得了重感冒。发烧流鼻涕让他很是虚弱，但他依旧得去学校，这是高中学生默认的规矩，感冒还不是那种严重到需要请假的病。拿好家里备用的感冒药，他向学校走去。昨天异常炎热，到这天就凉了下来，周良穿着长袖竟都觉得有股寒意。路上依旧无聊无言，快到学校时周良却看见了让人大跌眼镜的一幕：一个中年男人赤身裸体，若无其事的在路的另一边走过。那个男人身材匀称，大大方方的走过，好像他和其他人一样正常的走路而已。路边已经也有人惊讶的驻足，他也不以为意。周良不由朝下看了一眼，一团黑，他不觉有种古怪的好笑，这怕是和朋友打赌输了吧！不去管他，走到校门口，远远看见门口竟然摆着一个摊子，三两个学生围着摊子。这又让周良惊奇了，门卫对这个熟视无睹吗，不过倒是没看到门卫就是了。走近一看，一个老头摆的象棋摊，虽然周良不了解这行业，但大抵就是和老头下棋，输的一方给钱吧。老头脸型瘦削，留个小山羊胡，轻蔑的看着棋局咧嘴笑，老头对面坐了个学生，看来这学生也是个好事的，就和老头在下棋吧。不过看老头这神色，怕是成竹在胸，学生估计要乖乖掏钱，不过也是，能摆这摊的自然有些水平，不然岂不是一直亏钱。周良驻足看了一会，也是有些兴趣。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就棋局而言，老头已是快走头无路，无棋可走了，可他还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学生下完这步，说：“老头，你快死了，干嘛还笑得这么欠扁。”老头一愣，估计也是没想到这学生这么不讲礼貌，他也不恼，只是又摆出嚣张的表情，说：“我这么嚣张自然是有所凭仗！你看我这招！”学生也被唬住，不免打起十二分注意，更是专心看着棋局，苦想老头是否留着后招。然而几步棋下完，老头不出意外被将死，学生高兴的说：“你输了，给钱给钱。”老头面露尴尬神色，不过转即而逝，又露出怜悯的神色，向学生掏出十块，学生看这神色，稍觉不快，但接过钱也开开心心离去。这时围观的学生们都一哄而散，周良觉得这老头有意思，站了一会儿，想向老头搭话，但又无话可说，于是也离开，朝学校里走去。老头却在身后叫：“同学！同学！”周良回头，向老头确认叫的确实是自己，便又走向老头，说：“有事吗？”老头问周良：“下棋吗？”周良摇摇头，转身即走。老头一看周良这么干脆，生起莫名其妙的气来，在周良身后大声骂道：“臭小子！活该你劳苦一生，为人拖累！”周良觉得奇怪，却也只当他输给学生后气急败坏，胡言乱语吧！

已经迟到了，站在教室门口，语文老师正在讲课，看到周良，露出轻蔑的笑，说进来吧。周良默默走向座位，老师声音从后面传来：“早上洗头了吧！”周良一愣，想到自己几天没洗头，头发油光可鉴，看上去也许就像刚洗没擦干，一时间拿不准老师意思是说迟到了还慢吞吞洗头还是几天了都不洗头，只得说实话：“没，没有。”坐上座位，正常上课。语文老师一直对周良表现出厌恶，总是调侃他。周良心里还没有产生反抗老师的选项，所以周良对此摸不着头脑又无可奈何。语文老师讲起课来，总有三两句自己的见解，依周良这个年纪看来觉得是有那么些趣味，因此，周良愿意亲近语文老师，却因为遭人家莫名的厌恶，只得忐忑与之来往。

下课上课，再下课上课，最后放学回家，走在路上。黄昏降临，夜色渐深，周良默默在放学的人流中穿梭，他走的一向很快，像是要把所有人甩在后头，如果看见前面有认识的学生，便会拍下他的肩头，对他微笑算是打了个招呼，然后快步走远。越走越快，越走越快，路灯的光甚至在周边变成一道道流光，行人的脸也渐渐模糊不清，周良突然觉得有些奇怪，他停下来，周围的因为他前行而后退的景象却没有停下来，他看到流光中静止了一扇木门，他想也没想，就推开走了进去。

第二章

周围漆黑一片，周良甚至搞不清自己的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周良也不害怕，只是有些无聊和无趣，因为周围空无一物，连光也没有。也不知过了多久，空荡荡的传来一个声音：“哦呀哦呀，小伙子你好像陷入困境呀。”是个老者的声音，伴随着声音，远处渐渐有个光亮接近，渐渐清晰的也确实是个老者的面容，手上提着油灯。看着灯光，周良看清周围，发现自己在长着零零碎碎的草的泥土路上，周围影影绰绰的是一些小树。周良对着老者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好像是迷路了。”老者脸上露出些许疑惑，但还是说道：“跟我走吧，这里乌漆麻黑的，先去我家落脚吧。”周良却是摇头拒绝，直截了当的说：“不用你管我。”老者有些生气，头也不回地走了。

周围又归于漆黑，周良在原地驻足了一会儿，待眼睛稍微适应了这片黑暗，甚至也能看出一些影影绰绰的影子，周良开始在黑暗中摸索着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周良走过一堆草丛，跨过一个土堆，踢开路边的一个石子，待踢开的石子滚动的声音停下，就遇到一条发光的小溪，溪水慢慢的从一头流向另一头，柔和的光从溪水里泛出来。看到这条小溪，周良觉得有些口渴，弯下腰用双手作碗舀了些水想喝，周良看着手里的发着光的水，不多想便低头吸吮，溪水清凉，入喉到肚子里，但觉浑身通透，周良诧异的想，这水好凉啊。然后一阵天旋目炫，倒头就昏了过去。

周良睁开眼，发现天已是大亮，而自己躺在陌生的房间里，身下是扶着不知名兽皮的床。这时木门被推开，进来的是位身材健硕的老者，右手拿着只死兔，身后背着柴，老者看到周良，冷冷的说道：“你醒了”。周良看着他想了一会，发现这是昨晚提灯的老者，看来自己还是被他救回了家，想到这周良有些气愤，埋怨的说：“我都说了不用你管，怎么你如此不识趣，随随便便出手的话，不知道会对别人产生困扰吗？”老者意外周良怎么这么不识抬举，却也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情，恨恨说道：

不知死活的臭小子，你以为我想救你？我出门砍柴，看到一个人倒在泉水旁，发现是你，我转头就走，结果又稀里糊涂绕回溪水旁，几次这样，我就明白，这是新的“规则”，我只能把你带回家。既然你醒了，赶紧从我家滚出去。

周良听的莫名其妙，大声反驳道：你在说些什么玩意，我不管，既然你把我带到你家，我吃亏，我要补偿。周良看到老者手上的兔子，又说：除非你请我吃兔肉，好吃的话我就放过你。

老者被周良气到不行，浑身颤抖，但也似乎无可奈何，发作不得，默默卸下身上的柴火，去厨房了，看来是去处理兔肉了。周良等了一会真吃到了烧好的兔肉，肉质鲜美，周良赞不绝口，直说老头你手艺真棒。老头默默看他吃完，然后说：兔肉你也吃到了，快滚吧。

周良也不逗留，大摇大摆往门外走，走出门外，周良感到一阵眩晕，却发现四周黑漆漆的，自己竟站在自己房间床边，灯灭，自己也已身着睡衣，周良想已经到了睡觉时间了，准备出门去厕所刷个牙，没走两步突然意识到自己晚上从不刷牙，于是躺在床上，睡着了。

这天晚上睡得不是很安稳，总有蚊子在耳边嗡嗡吵闹。

隔天上学，课间周良趴在桌子上，小红又说周良年纪轻轻却老气横秋之类的话，周良有一句没一句搭理着，直呼累的不行，又说昨晚被蚊子吵的没睡好，小红说周良又在说胡话，这个天哪有蚊子。周良不理会，闭着眼朦朦胧胧挨到上课，数学老师神情激昂的讲着函数，周良百无聊赖看着窗外，窗外阳光树叶，绿色的叶子偶尔随着风飘扬，透出些零碎刺眼的光来，周良有些奇怪窗外什么时候长了些树。感受到数学老师的视线，周良赶紧转头看向黑板。下课后周良问小红窗外啥时候长了这么几棵树啊。小红说周良你睡糊涂了，窗外哪有树。周良讶异了，转头只看到窗外一片空荡荡的天空，太阳从看不到的地方射着光。

一阵铃声，晚自习结束。同学们开始收拾东西，第一个跑出去的小明却惊叫一声，后退着回到教室，逼着他后退的，慢慢走近教室的是一个没有穿衣服的中年男子，周良一看发现是之前看到的在大街上裸奔的那个男子。他走近教师后，班上的女生开始捂着脸尖叫，坐在讲台上的语文老师站起来，大声呵斥道：你是谁，快出去！中年男子却先是不理会老师，环视了一下教室，周良发现男子视线扫过自己，顿时有点心慌，但还好男子立马转头对老师开口道：您是这个班的老师是吧。我叫杰克，是这样的，我呢，出于某种不可说的目的，想代替您执教这个班级可爱的学生们。如果可以让我带走他们的话，我会十分感激您的。这个男人的声音，醇厚而富有磁性，如果他穿着西装，会让人觉得成熟而富有魅力，但此时此刻，他裸着身子说出使人震撼的话语。语文老师一脸诧异的说：你在说些什么东西？再这样胡言乱语我可要报警了！男子顿时露出惶恐的表情：啊！不好意思，我并不是在怀疑您教学能力，也不讨厌教师这个职业，相反，我可是相当尊敬教师们，也想做有朝一日可以勤勤恳恳，将自己的价值和梦想传递给这些学生们，受人尊敬，然后看这些学生们实现了各式各样的梦想，那实在是十分十分美好的一件事。男子似乎陶醉的捂着脸，身子微微颤抖，但又突然张开双手，面向周良他们，做出怀抱状，女生们看着裸体又是一阵尖叫，男子面带笑容满意的点点头，继续对语文老师说道：正是如此，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那件事，也为了实现自己一点小小的梦想，我才会想到这个主意，我也想变成您这样受人尊敬的人呢。语文老师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拿出手机拨通110：这边是s市第二中学，来了一个神经病，说什么要带走学生们…挂完电话，语文老师又对周良他们说道：同学们也在教室里留一会，他外面可能还有同伙之类的，等警察到了确认安全之后再回家。中年男子默默看着语文老师做完这一切，叹了一口气，缓缓说道：如果老师您配合的话就不会有这种事了。周良眼里却是只见中年男子身影闪了一下，语文老师的头却和身体分开了，带着错愕表情的头在天上飞了一个弧度，栽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音，站着的身体脖颈上才开始喷出血来，教室里所有人都鸦雀无声，半晌发出尖叫来，同学们都极尽自己的力气向教室后面逃离着，只想尽可能远离这个危险的男人，有人想从后门逃出去，却发现后门无论是推还是踢都纹丝不动，好像被冻结了一般。中年男人看着教室的混乱，露出不耐烦的神色，大喊道：吵死了！这声音盖过班级所有的嘈杂，所有人只是战战兢兢的看着这个男子。男子开口：各位同学，晚上好。初次见面，请多多指教。刚刚有和你们老师进行了愉快的一番聊天，你们应该也听见了，从今晚开始，我就是你们新的老师了，今夜就是你们命运的转折点，你们将怀着各种信念和梦想从我这学到一些重要而有用的本领，希望你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帮助我实现我的目的，那么从今往后一一段时间里，我们愉快的相处吧。话毕，周良发现自己和同学们的身影开始逐渐变得透明，周良害怕的想大叫，却发现喉咙发不出任何声音，只能惊恐得看着他们逐渐消失。待到周良他们完全消失，外面传来刺耳的警笛声，中年男子不为所动，身影逐渐开始透明，在警察冲进教室之前也消失了。

第三章

‘啊！’

周良从颇为恐怖的梦中惊醒，眼前模模糊糊的一片朦胧，感官也迟钝异常。等周良再次回复知觉，眼前逐渐清晰，他才发现自己早已不在教室，置身之地为一个小木屋，身下是扶着不知名兽皮的床，这场景颇为眼熟，随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又回到那个老头的木屋里。完全记不起梦里的细节，梦里的恐怖感就完全褪去，周良竟异常冷静。周良下了床，在木屋里四处随意看了看，门背后挂着不起眼的弓和一个箭袋，箭袋里十来只木箭，床边有桌椅，桌子上放着茶具，茶杯里空空的却没有水，桌子上面的木墙上挂着面小镜子，周良从里面发现自己面无表情的普普通通的脸，总体上木屋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周良打开门离开，离开前他把门后的弓箭取下，背在了身上。

木屋周围尽是些树木花草，弯弯曲曲的有条路铺开，沿着路望去，路面在下一个拐角被树挡住，看不见再远的地方了。只有这条路，周良便走向这条路。不快不慢走了大概两三个小时，周良发现越来越热，抬头看天，异常热烈的太阳光从头顶晒下来，晒得周良体温急剧升高，周良头昏脑涨，甚至开始胡思乱想，周良想似乎到了睡午觉的时间，慢吞吞一头扎进路旁的小树林里，寻着一个枝叶茂盛的大树底下，敞开了衣襟，半躺下，周良意识迷迷糊糊，朦胧间感觉到一阵微风经过，吹得大树的叶子摇晃，太阳光透过叶子缝隙在地上的斑点影影绰绰，周良感到一阵凉意，顿时舒服不少，趁着这股舒适，周良睡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周良醒来，只觉身心舒坦，这一觉睡得舒服甚至使他留恋，但已无困意，他只得睁开双眼。环顾四周，还是之前的大树底下，不同的是大树下参差不齐躺着相当多的动物，有兔子和鹿，还有一些周良叫不上名字的动物。这些动物中有些渐渐爬起来，要么打个呵欠，要么直接静静的离开，其中不乏有些动物互为天敌，但此刻却互不打扰，各自朝着不同方向散去。周良看着觉得有趣，这时发现大树侧边走出一个揉着眼睛打折呵欠的人，这人身体略胖，穿着绿色的t恤，带着棕色手套和绿色的帽子，背上有弓和箭。周良急忙上前，从后面拍他的肩膀。这人明显被吓了一条，下意识伸手从后面拿弓箭，奈何手短身宽，左手掏了几下都够不着弓箭，周良连忙出声，这位大哥，别紧张！我只是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绿帽子听到，转过身来，一见周良，脸上紧张的神情立马变成不耐烦，挥挥手说，小屁孩在这干嘛，赶紧回家。周良看着这位看上去年龄和自己相仿的绿帽子兄弟，有些纳闷，不过当务之急是弄清自己现在的处境，于是说道，所谓出门在外靠兄弟，我看大哥你双目有神，面容和善，手脚孔武有力，一看就是武林中的豪杰，今天小弟我在此地结实大哥，实在是小弟我的荣幸，大哥请一定与我结拜兄弟，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绿帽子被周良这么一顿没头没尾的马屁拍的有点懵，过了半晌，才从嘴里吐出一个字，滚。于是转身就走，周良一看好不容易瞧见的第一个人型生物，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放过，就用力扯着他的t恤。绿帽子被扯得动不了，回过身来一挥手，把周良推开，说道，给我滚！周良被推的后退几步，摔倒在地上，还好地上青草茂盛，屁股也没有很疼，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杂草，这时周良发现绿帽子的视线直直的盯着自己身后，周良有些奇怪，回过身也没看见什么奇怪的东西，这时绿帽子发声，小子，你背上的弓箭哪来的。周良说道，就是我自己的啊。绿帽子狐疑的看了周良一眼，转过头走了两步，又顿住，说道，臭小子，跟我来吧。周良大喜，屁颠颠跟上。

待周良跟上，绿帽子问周良，小子，你有什么特长嘛。周良用得意的语气说道，实不相瞒，在下现在身无分文，一无所有！绿帽子听了，明显的愣了一下，又深深的看了周良一眼，说道，你只是来掠夺的吗。周良不明所以，绿帽子也不解释，换用不起的语气吹嘘道，臭小子，记住本大爷的名号，我叫余将进，不会过很久，我会让天下所有人都会记住这个名字。周良实时拍个马屁，原来是余好汉，久闻余好汉的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不同凡响，小弟姓周单一个良字，今后还请余大哥多多指教。此时的马屁对余将进来说似乎颇为受用，他嘴角上扬，满意的点了点头，又说道，如你所见，我是一个游侠，有着很强的箭术，我看你也背着弓箭，有空可以相互交流一下箭术。周良心想之前自己从来没摸过弓箭，这弓箭也是心头一动随手顺了过来，哪能和游侠大人交流，于是连忙说道，小弟技艺粗糙不堪入眼，哪里能说的上交流，只能求余大哥哪时间有空可以指点小弟一星半点，便足以让小弟我感激不禁呀。余将进欣然应允，答应有空教周良一两招。二人走路间一人拍马屁，一人听着马屁高兴写在脸上，谈话间也俨然老大哥的模样，气氛竟好不热烈。

谈话间，周良也打听到一些消息。这个森林叫迷失之森，所谓迷失之森，不是指它容易迷路，相反，有三条宽路横穿森林，只要不离开大道闯进林子里，用余将进的话来说就是闭着眼睛也能走出去。然而这个森林有个这样邪门的名字，是因为每隔一段时间，林子里就突然会特别炎热，热得人失去意识，若是就这么随便失去意识，人往往就不见了，奇怪的是尸体也找不着，就此在世界上消失了一般。只有在之前那种大树下才可以安全度过这段时期，人们给大树取名‘绿洲’。好在森林里的绿洲也不少见，这迷失之森也就渐渐不可怕了。

周良一听一阵后怕，差点就不明不白交代在这，发出这个地方真是危险的感叹。余将进听见不屑的笑了一声，这里可算是世界上安全的地区了，南边北边，还有东边那些地方可真是步步都得小心，稍不留神，小命不见了。那西边呢，周良问到。余将进用看傻逼一样的眼神看周良，说道，西边是海，一望无际的大海。

二人结伴上路，路上余将进教了周良不少野外生存的技巧，比如能吃的不能吃的野果，又比如优先靠着绿洲附近留宿或是打猎。周良偶尔会想起小红他们，不知道是否安好，接着又想起那个恐怖的裸男，问余将进有没有见过裸奔的中年男人，后者眼睛瞪大惊奇道，哪有这种变态。周良也跟着余将进练习弓箭，也稍微可以射中静止的靶子。余将进不愧是游侠，无论是静止的靶子还是跑着的小动物，都能一击必中，只是余将进每次从背后取下弓箭来都得好一会儿，体型宽广的他伸手在背后努力的够着，每当这时周良就出声建议余将进不如把弓箭一直拿在手里，就不用这么辛苦了，余将进就一边努力够弓箭，一边说道，不行，游侠都是把弓箭背着的。如果真遇到危险怎么办，周良问。没事的，我自有办法。余将进自信满满。

第四章

就这样他们在森林里走了三天，三天里二人打猎充饥，就着绿洲留宿，也没遇上什么危险。周良不知道还要在这森林里走多久，也不知道出了森林又是哪里，但仅仅是在森林里没头没尾的走着，周良便渐渐焦躁了起来，就像有重要的事要去做，而自己在这浪费时间，然而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或许一无所知才使他焦躁。

没来由的焦躁使他问余将进，还有多久才能走出森林啊，余将进说道，快了快了。周良哦了一声，过了一个小时，周良又问道，还有多久才能走出森林啊，余将进用同样的语气用同样的话回复周良，快了快了。又过了半个小时，周良再次开口问道，余将进还是那句话，快了快了。

之后周良带着焦躁的心情，每半个小时就问余将进，看上去脾气不好的余将进出人意料的无一不心情平静的回复，快了快了。

就这样又过了一天，早上找野果子当早饭，上午和下午赶路，午饭和晚饭打猎充饥，找绿洲留宿，天黑之前练习一下弓箭。一切井井有条，合理不矛盾，就像过去三天里他们所做的那样，似乎形成了规律、戒条，让周良感觉自己不得不去这样做，又像周良十几年两点一线的学生生涯，不是必须的，但只能这么做。

第五天，他们又开始新一天的赶路，周良似乎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谁不喜欢未来近知的生活，就像一定可以捉到兔子或小野猪作为食物，一定可以找到绿洲留宿，安全而又不迷茫，反正只要沿着唯一的这条路一直走就行了。周良渐渐感到安心，焦躁的心情也被他遗忘，但他还是不忘每半个小时都会问余将进，还有多久才能走出森林啊，余将进就会说，快了快了。

一天又一天，也不知道过了几天，傍晚，周良和余将进二人在绿洲附近练习弓箭，周良一箭射中百米外一窜而过的小兔子，正要和往常一样过去取他们的晚餐，突然肚子一阵清凉，随即一阵绞痛。周良脸皱成了苦瓜，向余将进挥挥手，说肚子疼，我去方便一下，劳烦大哥去拿下兔子。余将进哈哈大笑，说你咋吃坏了肚子。周良捂着肚子走到绿洲背面不远处的草丛里一泻千里，这时余将进走向兔子的尸体。周良仿佛记起来遗忘很久的焦躁，随即有些恐慌，森林的日子里，自己从来没有肚子痛过，这不合理啊，这不符合规律啊。

完事后，周良揣揣不安，看见余将进黑着脸坐在地上一言不发。周良问道，还有多久才能走出森里啊。希望听到的话却没有传来，只听见余将进及其不耐烦的嚎到，他妈的天天问，你烦不烦。周良吓了一跳，环顾四周，天不知不觉已经黑了，寂静的黑暗里，四周影影重重，周良从未感觉原来这森林如此陌生，抬头看天，繁星簇拥着红色的弯月，一阵凉风吹过，周良眼泪就流了下来，心里却安静了。

周良和余将进这晚没有像以往一样睡在绿洲脚下，而是稍做整顿，就走到路旁，看见黑暗里一条大路隐隐透着萤火虫的的光，大路两旁是黑漆漆的树林，二人就往左边的树林里一头钻了进去。

进了黑漆漆的林子里，一片黑暗，等眼睛适应了这片黑暗，也可以隐隐约约看出些影子，以至于不会一头撞到树上。二人一言不发，在黑暗里按着一个方向摸索着前进，大概走了十几分钟，突然看见前面有一个亮光，二人加快脚步，走进一看，却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大房子，里面传来说话的嘈杂声。周良和余将进走进去，只见宽敞的大厅里摆了十几桌酒席，酒席上早已坐满了人，桌子上摆了十几个菜，菜没动，坐着的人倒各自嘈杂的说着话，这些人一看到他俩走了进去就同时安静了下来，皆将视线投向周良和余将进，周良被这些视线盯得浑身不自在，余将进倒是泰然自若。这时不知道哪里传来一个声音，既然最后两位客人已经到了，就请入座吧，酒席马上就要开了。余将进就拉着周良走向最后一桌的唯二的空位，就坐下，不一会儿，每桌开始动起桌上的菜，大厅里又嘈杂了起来。吃！大伙吃！饭桌上觥筹交错，周良看见眼前乘着透明液体的酒杯和筷子交错，伴随着说话声、笑声以及其他的一些声音，喧闹声一下子把周良甩得老远。这一桌的男男女女，相互碰杯，又各自用筷子夹起一大块肥瘦均匀的红烧肉送到嘴里大快朵颐，包括余将进在内的每个人都笑容满面，满嘴油光，周良看着这些，突然有些手足无措。

周良也试着夹了一块肉尝了一下，古怪的混着臭鸡蛋的味道从嘴里迸发出来，周良立马就吐了出来，吐是吐了，但嘴里的气味依旧浓郁，周良看见碗筷旁边的不知何时盛满透明液体的酒杯，拿起一股脑喝了，辛辣的液体从喉咙沿着食道一直往下直冲到胃，冲散了嘴里的臭味。但同时周良的思维就像眼镜上蒙了一层雾，瞬间就不清晰了，眼里灯光下交错的酒杯和筷子也摇晃了起来，耳旁的嘈杂声也似乎渐行渐远，以至于到最后都不甚清晰了。迷糊间，周良看见扭曲的光线里出现一只手，手上拿着盛满酒的酒杯，送到周良眼前，周良接过酒杯又是一口喝尽，思维一下子断掉，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大厅的喧闹再与周良无关。

周良沉睡着，做着光怪陆离的梦，梦里有小红摇晃蓬松的短发，又有陈科仇恨的眼神，有老妈穿着睡衣质问着半夜出门的周良，又有在空中甩出一个弧度带着惊愕表情的语文老师的头颅，有下棋老头气急败坏的咒骂，也有流光里静止的奇怪的门。这些画面快速在周良脑海中划过，周良无悲无喜，彷佛这不是自己的人生，只是在看一部电影。但同时周良对这些画面背后的缘由和意义一无所知，就如周良今后的道路，只是在迷雾中前行。

第五章

青涩的混着泥土的气候传到周良鼻子里，一觉醒来，周良发现自己躺在草地上，不远处是打着呼噜的余将进。周良想站起来，发现自己身体有些疲软，稍微使了点力气才站起来，环顾四周，是陌生的景象，不见郁郁葱葱的树林，只是一片平原，也没有很平，将视线投远一点，就可以看到地平线上缓缓地温柔的弧度，这弧度与深蓝色的天空在尽头相接，天空里温和的太阳旁，有几片缓缓飞过的白云。周良感觉在这片一望无际的草原里，自己和脚下的小草一样渺小，却也没有卑微的心情，只有舒爽和放松。

周良伸了个懒腰，心情格外的好。他走近余将进，余将进嘴里嘟囔着说着再来一杯的梦话，周良有些好笑，一脚踹在余将进屁股上，余将进就醒了。

一番沟通下，二人谁也不知道这是哪。但二人此时心情都很不错，合计稍微探索一下这片地区，但也不着急，就随便捡了一个方向走着。没过多久，走过一个缓缓的坡度，二人眼前出现那片森林，也就是迷失之森。

迷失之森里可以看到有条不透光的黑黑的路从里头伸出来，只是迷失之森外围被围栏围着，进出不得。他们原来已经出了迷失之森了，可是为什么余将进会不熟悉出口的景色呢？余将进支支吾吾说不上来。

二人在路口处有些迷茫，此前的日子里他们只想着要走出迷失之森，真正走出来里，却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去哪里。但一直在这也不是办法，更何况余将进肚子已经咕咕叫，提醒他们到了饭点。二人便沿着迷失之森伸出来的路直走，走了几百米，看见路边立着个牌子，上面有着红色的醒目的标题，下面是黑色的蝇头小字，却有磨损，模糊的只怕是无法辨认。周良只认识汉字，就让余将进看看认不认得，余将进认出来了，红色的字是“危险”，下面却果然读不出有用的信息。二人接着往前，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小坡，路上却是一个行人也没见着，直到余将进累得坐在地上，怎么说也不愿意往前走了。周良无奈，虽然自己也累，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总不能在大马路上睡觉，更何况二人这几个时辰滴水未进，也没吃什么东西，真是又累又饿又渴。周良用手撑着膝盖休息，看着余将进坐在地上骂骂咧咧，感受到无奈和虚弱，突然有些委屈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但想想也没有其他选择。

休息片刻，在周良的好生劝说下，二人又出发了，天色越来越暗，但二人还是在天黑之前看到了一个小村庄，里面家家户户有橘黄或白色的灯光透出来，在夜色里晕开，朦朦胧胧的。二人看见这朦胧的景象就开心了，走进村庄，敲响第一家门，开门的大叔听了周良的想要留宿的话语，和善的让他们留下，女主人还贴心的准备了水和食物，显然已经过了饭点，但剩饭剩菜就足够让周良他们大快朵颐，看着二人的吃相，大叔和他媳妇都笑了，又给二人一人递上一罐可口可乐，让他们慢点吃别噎着。二人吃完后洗了个澡，只觉得浑身舒畅，但随即疲惫和睡意袭来，就在客房里躺下，一下子就进入梦乡。二人这一觉睡的舒适，久违的香甜。竟一觉睡到了天亮。

周良睁开眼，发现窗户外面有太阳光直射进来，在地上形成亮斑，可以看到细细的尘在光柱里慢慢飞舞，余将进没有打呼噜，四处也一片安静，待周良走近门，就隐隐约约听见大叔和他媳妇的说话声。打开门，大叔和他媳妇就微笑的向他搭腔，说，起来了啊。这时周围才突然有了声色，说话声，女主人的洗碗声，门外有车驶过的呼啸声等等一齐传到周良耳朵里，周良这才真正醒过来，也笑着回应大叔，是啊。

似乎大叔一家看二人睡得沉，就未叫醒他们吃早饭，只是为他们留了白粥和两个肉包。周良叫醒余将进，刷过牙后喝粥，趁周良低头喝了一口粥，余将进就消灭了两个肉包，又露出意犹未尽的神色，周良无可奈何，只好就着大叔又端上来的咸菜喝尽了白粥。

吃完后，已是大上午了，女主人上街买东西去了，大叔和周良他们就攀谈起来。几句话后，大叔问，你们俩这是从哪来的。周良随口一答，这个啊，我们刚从迷失之森出来，那地方可真邪乎。接着就要大谈里头的所见所闻，却只看见大叔目瞪口呆的表情，就像听了什么惊世骇俗的话，一时间也不敢多言。余将进一直没说话，这时打破了沉默，就问大叔，今年是几几年。大叔愣了一会，还是说道，2029年啊。一听这话，这时却换余将进和周良呆住了，这记年份的说法和周良熟悉的一样，只是他明明记得从学校被带过来时是2019年，这时怎么竟2029年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离他从学校消失已经过了十年了。周良一下子就懵了，心里显出无助和迷茫来。再看余将进，也不遑多让，竟眼眶湿润，嘴唇不住哆嗦，似乎马上就要嚎嚎大哭，但终究还是忍了下来，只是有两行清泪划过，赶紧用手臂擦过，眼眶就红了。周良这时想到，自己在迷失之森丢了十年，余将进比自己还早进去，不知遗失了多少岁月。大叔看向他们的眼神充满了怜悯，叹了口气，说道，迷失之森虽说不是附近最危险的地方，但绝对是最诡异的地方，不少人进去，就再也没能回来，听说有足够幸运能回来的，却不知外面已过去了多少年，认识的人都老的老，走的走了。余将进喃喃道，原来是这样，我在里头不知不觉的，过了三十年吗。又是两行泪水，周良本该觉得悲伤，看到余将进如此失魂落魄，就觉得自己有什么好难过的，余将进三十年的光阴，这外头的变化才是沧海桑田。倒是觉得余将进更为可怜，就安慰起他来，余大哥，你也别难过了，三十年的时间过去就过去了，你人不是还在嘛，活在当下呀。余将进默不作声的点头，周良也没再多言，二人悲伤的气氛，怕是短时间无法消除了。

第六章

大叔看二人消沉的样子，就让二人可以不用急着走，在他家缓和了心情，想到了出路，再走不迟。大叔的热情让二人感动不已，二人又对今后的生活毫无头绪，就谢过大叔，在大叔家接着住了下来。

大叔家就养了这两个闲人，家务活被女主人包圆了，二人想帮忙也插不上手。二人也都不是会一直钻牛角尖的人，但随着在大叔家呆的日子渐久，余将进还好，只是脸皮薄的周良越发的不好意思了。这时他也会格外想念他的同学了，于是和余将进合计，找个机会离开，去找找看在这个世界有没有同学们的消息。

这天凌晨，天还没亮，大叔一家还在熟睡，周良叫醒余将进，二人蹑手蹑脚的离开，走出村口，这时太阳正从东边露出一丝光来，周良二人就迎着这丝光走去。

二人依旧毫无目的，这个世界对二人来说太过陌生。沿着路走了三日，正是傍晚，二人没有找到可以落脚的村子。就在路边搭了个篝火，捉了看上去可以食用的小动物烤着。余将进似乎早就走出了被时代抛弃的悲痛，和周良大吹大擂自己的厨艺。待周良正要奉承几句时，突然看到余将进有光亮逐渐靠近。余将进看周良不说话，直看着他身后，也回头看见那光亮。待到光亮足够近了，发现时一位提着灯笼的年轻男子，人还未至，话语先传了过来：两位兄弟，荒郊野外的，能不能让我在这一起挨一个晚上。余将进一听，就大声嚷嚷：好说好说，你过来吧。周良听了这声却倍感熟悉，却一时半会想不起来时谁的声音。待到那年轻人走近了，二人却是都怔住了。来者竟是周良的同学邵昊。邵昊看上去成熟了许多，十年过去，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面容坚毅，身材健硕的汉子，但周良瞬间就认了出来，邵昊也是惊疑不定的喊道：周良？！周良百感交集，只觉得前段日子迷失迷茫，好似在梦中一般，直到此刻才算是有些清醒，于是回道：是我，我是周良。余将进适时插了句：哟，你们认识？

三人围着火堆，周良给余将进和邵昊互相做了介绍。邵昊看着 周良，有些奇怪的说道，周良你看着…好年轻，和记忆里一点没变。周良一愣，看着眼前的邵昊，时间在邵昊身上留下了不小变化，再看看自己，则好像毫无成长，转念一想，猜测是迷失之森搞的鬼，顿感无奈，就将到这个世界后的经历告诉了邵昊。而邵昊似乎也听说过迷失之森，一说他就明白了缘由，三人又是一阵唏嘘，但看向周良的眼神带了一丝羡慕，近三十岁的他，就算回到家，也不可能再成为天天上学的高中生了。而当周良问起邵昊这十年的经历，邵昊眯着眼睛回忆了一下，说道，这十年里可发生了太多。

裸体男和我们在教室消失之后，出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个野外的草原上。裸体男出现时就不再是裸体了，穿了一身白色的衣裳，他扫视了我们一眼，皱起眉头，对我们问到，怎么少了一个？还没等到我们回答，又说算了，反正后面还会少很多个。你们可以叫我杰克。然后没等我们说一句话，杰克就转身离开了。我们在原地惊疑不定，班长老陈这时出声了，让大家冷静下来。随后他带着我们稍微摸索熟悉了下周围的环境，发现我们身处野外，而我们必须在野外生存下去。野外生存是艰苦的，但出人意料的是，有几个同学竟然对野外生存轻车熟路，问他们哪里学的，他们就说在电视上学的，再加上老陈分派任务，不断说些鼓励的话对我们打气，我们竟全员安全的活过了十四天，大家当时对都很乐观，觉得一定有回去的方法，一起可以找到，然后一起回去。但第十五天的时候，杰克出现在我们面前，还是一身白衣，他看到我们全员无损，哈哈大笑了起来，手脚以夸张的角度扭动，说道你们真是了不起啊，真的是太棒了。然后他停止扭动，用冰冷的声音说道，可是我最讨厌teamwork了。一挥手，大部分的同学就消失了，其中就包括了老陈，生死未知。剩下8个人，分别是我，陈科，小红，王东，刘倩，张丽，六子还有凯哥。眼前的景象使我们绝望，这才明白，全员完整的回去根本就是个笑话。

杰克留下了我们8个人，开始高强度训练我们身体素质，而我们充满恐惧，根本没法拒绝，过了一年，我们8个人体力耐力之类的身体机能都成长了许多，随后他给我们每个人引出来自己的能力，这个能力是这个世界的规则赋予的。随后的一年杰克锻炼我们各自的能力，也告诉我们三年后，也就是五年前，会发生一件足以摧毁这个世界的危机，而阻挡这个危机就必须靠我们八个。我们那时只觉得这个世界怎样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也回不去了，死亡对长期处于恐惧压迫的我们来说也许是一种解脱。但第二天，杰克被杀了。尸体脸上却带着笑，旁是一身伤痕但脸上全是快意的陈科，是了，陈科的能力在我们中是战力最强的，也只有他才能打败杰克了吧。大仇得报，女生们都哭了，除了刘倩，她面无表情朝着一个方向离开了，之后再也没见过她。剩下的6个，加上重伤的陈科，在原地留了一周，通过小红的能力，将陈科伤治的差不多，陈科就带着小红也离开了，说是要去寻找回去的方法。剩下我们几个也各自离开，约定每年在这碰头一次。至于三年后的灾难，也没有人放在心上。两年的集会，7个人对回去的方法似乎毫无进展，不过小红和陈科似乎走到了一起，而六子第二年说他找了个本地的女孩已经成了家。第三年初，我感应到遥远的地方有脉冲信号直冲天空，相信其他七人也感应到了，那时我还不以为然，但一个月后，外星人的攻击到来了。而我们8人，都早已各自在这里有了自己的羁绊，或许杰克早就料到了这一点，所以死也是满足的死去吧。战斗持续了一年，最后天空亮起一阵耀眼的光，这是王东的能力，那也是王东最后的波纹了。第四年，集会的就少了三人，王东，六子和陈科都没来，小红说陈科死了。凯哥说三个人都死了。凯哥的能力是有一个替身，而替身有着不超过其能力范围的知晓真实的力量。那一年之后，就不再集会了。而我已经在这个世界游荡了五年，说是在寻找回去的方法，也根本没抱有期望了。

第七章

邵昊说完，是良久的沉默。周良早就被其的话语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而余将进早就睡着了，竟也没打呼噜，于是突然就安静了下来，除了火堆细细的噼啪声。周良长长叹了一口气，他竟也没有悲伤，好像心里早就有了准备，只是觉得无奈又疲惫，好像周良亲身经历了那些离奇的往事一般。周良说了句，我要睡觉了，背对着火堆，躺下了，一闭眼，周良脑袋空空，不一会就睡着了。只剩下无言的邵昊，不知是看着火堆还是火堆对面的周良，不断向上跳动的火焰把邵昊的脸映的忽明忽暗，而邵昊脸上面无表情，无喜无悲。

周良醒来时天已是大亮，余将进在一旁漱口，也看不见邵昊的身影，现在回想起来，昨晚的事情就像做梦一样朦胧不真切了，余将进发现周良醒了后一副怅然若失的样子，把嘴里的漱口水呸的吐出来，说道，那小子已经走了，他还让我对你说以后一定会再见面的。周良听了竟似乎松了口气，发现自己的如释重负后又愧疚的自责了起来，但是周良知道，自己和曾经的好朋友再也不是同路人了，他也不知道逃避了所有的自己到底该怎么去面对那些经历了一切的人和事。

见到了同学，却没能让周良找到目标实现的满足感，更让他筋疲力尽，甚至不想动弹，也已经失去他的目标，他又不知道该处于哪个目的前往哪个方向了。但理由这种东西，想要的话可以找到千千万。早饭过后，他便准备接着赶路，虽然听邵昊说小红和陈科在一块了，但他还是想要见小红一面，这个想法一出来，蓬松短发活泼女孩的画面在脑海里突然就鲜明了，甚至浑身都有了些力气。

二人拾缀拾缀，还是原来的方向，就前进了。

路上的一切对周良来说不算陌生，虽然周良在他前十几年里一直生活在钢筋水泥当中，但在迷失之森里，他早对野外生存之道了熟于胸，甚至在长久的练习下，连本人没有察觉的情况，周良其实有着不错的箭术，起码和余将进已经不相上下了。于是二人对切开草地和森里的道路轻车熟路，遇到岔路就往左前进，偶尔也像右前进，走啊走啊，直到他们遇到了一条小溪。

路被溪水截断，涓涓流水从一头流向另一头，在傍晚昏暗的光线下，溪水却泛出白色的光来。周良看到这条小溪，就想起之前的经历了，在周良的感官里，十几天前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似乎就喝了这发光的溪水，周良想起那晚溪水的清凉，不由咽了咽口水。走上前就准备再享受一番。而余将进却早前一步，在小溪旁脱了裤子，对着就尿了起来。还发出满足的声音，果然男人就应该有在山上和对着河尿尿的经历，嗯嗯不错。周良愣住，脑子里的清凉就瞬间消失了，无奈的说道，可是这不是河，是溪。余将进哈哈大笑，说差不多差不多，还叫周良也过来试试。余将进这么一说，周良也突然就想嘘嘘了，这溪水是不可能喝了，无奈的也对着小溪放水。对着平静流动的小溪，周良心里似乎也安静了下来，远处时不时传来鸟和昆虫的叫声，却更给人寂静之感，此时一阵风吹过，周良打了个颤，抖抖，收枪。心想这样尿尿确实舒服。正要对着余将进赞叹一番，却正好看见一个女子站在一旁，余将进这时也发现不远处的女子，二人尴尬的无所适从。看来女子是从小溪那头走过来，看见二人正在方便，于是一旁等着，这时看二人完事了，就走近来。走近了，周良看见了这女子，或者说是女孩，此人面容稚嫩俏丽，肤如白雪，手脚间显得轻盈活泼，虽然头发上系着年轻女孩用的发饰，衣着却朴素，远远看就像个妇人了。女孩走近后，朴素的衣服竟也显得干净好看了起来，女孩倒是先抱拳，嘻嘻笑，二位兄台好雅兴。周良挠挠头，看见好看的陌生女孩，心里开心却半晌说不出话来，只有也报了抱拳。余将进倒是自来熟，对女孩说道，

这位姑娘，我兄弟二人行路至此，正巧尿急，看四处无人，就在这溪边方便，不想被姑娘撞见，真是让姑娘见笑了。

周良不知这畜牲说话何时变得这么文绉绉的，也只恨自己向来内敛，对陌生女孩从来说不出话来。女孩听了，摇了摇脑袋，头发上吊着的发饰也跟着晃了晃，又是嘻嘻笑，哪里哪里，人有三急嘛，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不知两位大哥怎么称呼。周良这时抢了话头，我叫周良。女孩看了周良一眼，笑着说周大哥。这笑容仿佛是太阳射出来的温和的光，周良刹那就被这明媚晃晕了，哪里还记得什么小红小白。女孩又转过头，对余将进笑着问，这位大哥呢。太阳换了方向，周良心里又增了一丝失落。余将进却露出周良打赌是这混蛋一辈子唯一一次的软和的笑容，反问道，这位妹妹，问别人名字不得先说自己的嘛。这会已经叫妹妹了吗，周良心里愤愤道。张晴，晴天的晴。女孩清亮的声音传来。好名字啊，我看妹妹你和晴天一样让人开心，我叫余将进，将进酒的将进。周良想给余某人两脚。张晴听了却开心的眯起了眼睛，用快活的声音说道，真的吗！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我呢，谢谢你，余大哥！余将进呵呵笑着。张丽也嘻嘻笑着，周良失落的附和也呵呵笑。

天色已晚，三人就在小溪旁堆了火堆，准备在此留宿。余将进叫周良去捉只兔子烤了做晚饭，吩咐完又和张晴说起在迷失之森见过的动物，说的张晴又是惊讶又是笑容，二人说不出的快活。周良只得默默捡起了弓箭，往深林里走。晚上视线虽然不好，但是周良早就知道林子里有一种常见的晚上行动的兔子，在黑暗里眼睛会发红色的光，所以捕捉起来并不麻烦。等待周良把兔子带回来，看见二人还是你一言我一语，快乐的气氛不容别人插足。周良就默默处理起兔子，架起来烤着，一边听二人聊天，有时会插上几句。兔肉烤好后，奇怪的是张晴说不饿，死活不肯吃烤好的兔肉，周良以为她介意不吃兔肉，准备去给她摘点水果也被张晴极力制止了。用奇异的眼神看着二人，嘴角带笑说道，我真的不饿，周大哥余大哥你们就吃吧，我饿了自己就会吃的。周良看着她眼睛里的映着的光在转动，灿烂的好看，就好像有银河在她眸子里一般。周良想到这，觉得是句不错的夸奖，就说道，张晴，你眼睛里好像有银河在转。张晴愣住了，余将进噗嗤笑了出来，摇摇头低头吃兔肉，周良说完感觉不对劲了，只觉得尴尬非常，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张晴愣了一会，也笑了，说道，周大哥你真会说笑，叫我晴妹就好了。周良挠挠头尴尬的笑，只得说好的，好的，晴妹。然后就埋头解决兔肉。而张晴坐在木桩上，双手托着脑袋只是看着吃肉的二人，笑着，眼睛里又有银河在转动，周良却也不敢再看着张晴了。

第八章

清晨，周良醒来，周良做了一个梦，回想起来却记不清任何细节来，只剩感伤而怀念的感觉逐渐消散。余将进和张晴还没醒来，余将进的睡相不提，张晴此刻的睡颜却让周良移不开眼睛，闭着的眼眸上是长长的睫毛，小巧的鼻翼细细的呼吸着，微微颤动，白皙的脸颊下又有一丝红润，紧闭的嘴唇是好看的粉红色，恰到好处的五官恬静美好，周良突然想起红墙白瓦，只觉得如此好看。

看着，张晴的眼睛突然睁开了，周良吓了一跳，脸瞬间就红了，赶紧移开目光，局促的说，晴妹你醒了，我刚醒，我去找早餐。也没等张晴回答，就逃似的冲进了林子。周良心里惴惴不安，心想自己这么唐突的看着别人睡觉，等下得找个机会想晴妹好好道歉。等到周良拿了些果子回来，看见余将进和笑着的张晴聊的火热，张晴笑的如此好看，却让周良失落不已，也没有道歉的心思了。

张晴说和他们顺路，想和他们同行，美少女的请求二人自然不会拒绝，二人就结伴沿着小溪走，想着到另一头去。路上有了个如此漂亮活泼的女伴，二人只觉得旅途也没有什么辛苦了，只是张晴似乎对余将进格外的上心，一路围着余将进跳着笑着，使周良心里充满了苦涩。奇怪的是，张晴从不和余将进和周良他们一起吃饭，只是喝点水，然后每到饭点就静静地注视着进食的二人，当然大部分目光是落在余将进身上。但仅仅是喝水，张晴却活泼了一整天，蹦蹦跳跳的和二人一起赶路。周良对她的精力赞叹不已。

沿着溪水走了一整天，没能找到桥，也没见到水浅一点的地段，好像这条小溪会永远这么湍急下去。又到了晚上，三人无奈又在溪水旁露宿。这一页的月亮格外明亮，洒下一片银色，把溪水旁的空地照的通透，周良二人围着火堆吃兔兔，张晴站在一旁静静的看月亮，此刻的张晴显得安静唯美，却又不可接近，仿佛隔绝人于千里之外，周良在一侧看到月色照在她精致小巧的五官上，不见她的眼眸，但他知道里面一定有银河在转动。张晴突然转头问周良他们，余大哥周大哥，你们说月亮上会有什么。余将进说这问道他的知识盲区了，他一个地上爬的怎么知道天上的玩意。张晴又被余将进这话逗的嘻嘻笑，似乎觉得自诩地上爬的很有趣。周良想说啥也没有，只有一片荒凉，话到嘴边变成了，有嫦娥和月兔啊。张晴成功被周良的话勾起了好奇心，少有的等着大眼睛盯着周良，眼神和神情都是一副想知道更多的样子。那是什么，周大哥你快和我说说嘛！周良被这灼热的视线盯的稍微移开了眼睛，尽量用冷静的语气说了一段嫦娥奔月的故事。张晴聚精会神的听完了，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这时呼噜声传来，转头发现余将进已经呼呼大睡。无奈，周良只说欲听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今天该歇息了。张晴可爱的切了一声，也还是乖巧的去洗脸准备睡觉了。周良有这一回和张晴的二人沟通，心里得意而满足，今晚怕是会有一个好梦。周良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四处就静了下来，除了余将进刚好可以忍受程度的呼噜声。

月明星稀，围着火堆的三人睡着了。待火势渐渐缩成了小火堆，这时张晴突然抖动了一下，原来张晴根本就没睡着。她肚子传来咕咕的叫声，张晴被自己肚子的叫声羞红了脸，赶紧起身看其余二人的动静，不过似乎这叫声被余将进的呼噜声盖过，二人毫无察觉，继续做着各自的梦。张晴见状拍着胸口如释重负，然后小声的说，那么，该吃饭了。

一声凄惨的叫声划破寂静的夜，周良猛的惊醒，却发现自己被绑在树上无法动弹，眼前是烧的猛烈的火，以及同样被绑在树上嘶吼着的余将进。余将进肚子破了一个洞，血流了一地，肠子似乎被切断了从肚子里伸出来。不得不说余将进的生命力强悍，这种伤势也能中气十足的喊救命。但唯一能回应余将进的周良同样被绑在树上，手足无措，而且已经因为无法接受眼前的冲击而呕吐不止。此时火堆另一边出现一个身影，看到周良，就用快活的声音对他说道，周大哥，你醒啦。周良看见完好无损的张晴走进了，内心一喜，说道，晴妹你没事啊，太好了，快救…….话没出完，是因为周良看见张晴手上全是血，周良大概猜到这是谁的血，因为她手上还有一截血淋淋的肠子。张晴看见周良话说到一半看着自己双手就愣住了，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于是用害羞的语气说道，没法子呀，人家肚子饿了嘛，所以就拜托了一下余大哥。余大哥真是可靠啊，分量很足哦，又可以吃饱啦。说着颠了颠手里的肠子。周良看到张晴眼里有银河在转动，但这迷人的眼睛和面容在此刻只显得诡异非常，叫周良感受到深入骨髓的恐惧。于是他吐了，晚上吃的早已吐的一干二净，现在呕出来的是胃里的黄水，身心皆是难受至极。张晴看着不停呕吐的周良，露出嫌弃的神情，叫喊道，呀，周大哥，你怎么这么不爱干净，好臭哦，这样可不会受女孩子喜欢的。不过没关系，我吃饱了会帮你洗干净的。说完，哼着小曲，用树枝串着肠子放进火堆烤，又自言自语道，偶尔吃熟食也不错呢。过了一会，张晴就着余将进的悲鸣开始进食，甚至还因为怕烫所以吹了吹，然后小口咬着咽下。周良看着张晴满脸愉悦的吃着余将进身体的一部分，终于反应过来，身体开始挣扎起来，想逃离这个地方，但紧紧系着的绳子使他一动不能动。在尝试了挣脱并失败后，周良开始无助的四处寻找，理所当然的向周围的什么求救。但同样可以回应他的只有声音逐渐微弱的余将进，持续的失血似乎让他越来越虚弱。余将进突然把头转向周良，强忍着疼痛说道，周良！活下去！然后为我报仇啊！说完就闭上眼睛，头垂下了，也停止了嘶吼和挣扎，只有血依旧从这具失去生命的肉体上滴下来。张晴见状大惊，叫喊道，余大哥！余大哥！余大哥你不要死啊，死了就不新鲜了！但马上又冷静了下来，用周良可以听见的声量自言自语，算啦，一会做成腌制品当作备用粮吧，反正还有一个新鲜的，虽然分量不及余大哥。说着把视线投向周良。周良早已麻木，无神的与张晴对视。张晴面带笑容的对周良，用撒娇的语气说道，周大哥，我肚子饿了，你可以帮助我吗，我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周良毫无反应，张晴却开心的说道，太好了，谢谢周大哥，你和余大哥对我真好。周良看着眼前怪异的景象，心里却平静了下来，他突然想到小红，在这个世界，她现在在做什么呢。下一秒，周良的右手就消失了，说是消失并不妥当，准确的说是右手手肘以下，包括手掌被张晴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极快的卸下了，速度快到以至于血液从端口出喷出来时周良大脑才感受到疼痛，剧烈急促的疼痛一下子冲击着周良，周良也发出凄厉的吼叫，他只想赶紧摆脱这疼痛，于是他尽可能的喊叫，他也只能喊叫，但遗憾的是这毫无作用，疼痛一波一波，使周良对这难以忍受的感受越来越清晰。张晴手上拿着周良的右手，有点紧张的看着周良，确认周良并没有死掉的征兆后松了口气，说道，果然从四肢开始就不容易死掉吗。说着直接啃起了周良的右手，啃噬手喷出的血液溅射出来，张晴身上和脸上就有了血迹了，但这似乎并不妨碍张晴的食欲，仍是津津有味的享受着她的晚餐。终于疼痛离周良越来越远，周良的意识也渐渐的微弱了，他抬头看着明亮的月亮，这里的月亮尺寸比地球上大得多，而且没有阴晴圆缺，永远都是满月，明晃晃的月亮使周围的星星都黯然失色了，只有离月亮远远的星星，才可以小心翼翼的点缀着光亮。周良脱口而出，这月亮好嚣张啊。张晴听见了，疑惑的问道，周大哥你说什么呢。却发现周良已经失去了意识。正待张晴想走近确认时，火堆突然闪了一下，二人中间就多了一个人。

第九章

张晴盯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女孩，有些吃惊。眼前这人衣着风格朴素，一身灰白的长衫，下半身是雪白的长裤，宽大的衣袖和裤腿，有些奇怪的衣着打扮在这位身上却显得十分和谐，清秀的脸庞面无表情，只是盯着张晴，就这么一位女孩，谁也不会觉得她有什么奇怪。但她的出场是似乎一眨眼一个不小心就被错过了，张晴知道自己没有眨眼睛，而且也没有看见她是如何出现，她很好奇，好奇让她有些兴奋，就露出可爱的笑容，用轻快的语气向眼前的不速之客搭话，姐姐你好厉害呀！你是怎么出现的，用的什么方法呀！告诉我告诉我，你饿了吗，我正在吃饭哦。说着就举起手里的食物-———周良的右手，已经被啃掉一块肉，所以血肉模糊。而眼前的女孩依旧毫无表情，但不知是否是错觉，她的神情更为冷淡了，此时张晴心里突然产生极大的危机感，这使她毫不犹豫猛的后退几步，她退后的速度很快，周良和余将进肯定看不清她的动作。

张晴安然无恙，但她感觉有点奇怪，随即发现自己的食物不见了，而眼前女孩的身后，周良和余将进已经被从树上放下，躺在地上，旁边放着他的血淋淋的右手。张晴看着眼前这个似乎从来就没动过一步的女人，她知道这些是她做的。她感受到极大的愤怒，她无法容忍任何人染指她的食物，她其实是一个对食物很小气的人。张晴面容有些扭曲，眼睛里映着的银河更亮了，她大声骂道，姐姐你是坏蛋！我要惩罚你！说完她却疾步后退，借着夜色消失在深林里。另一个女孩默默的看着张晴消失的方向，一个呼吸，也不见了。火堆越烧越旺，噼里啪啦爆着火星。周良和余将进二人躺在一旁，不知生死。

这一夜似乎格外漫长，森林里也不太平，时不时传来鸟兽叫声和奇怪的轰鸣声，但好在太阳最后还是升起来，这一夜总算过去了，周良也醒了。浑身酸痛，他想撑起身子，却失去平衡又重重的躺下了，这才想起自己本应该是右手的地方已经空荡荡的了。周良有些泄气，但又想起张晴，梦魇一般，巨大的疼痛和恐惧激活了周良的脑浆，他不顾一切的挣扎的站起来，虽然摇摇晃晃，但他成功站起来了，随即大喊大叫，状若疯魔，用尽一切力气逃离这个地方，此地森林被小溪隔断，周良好像没有看见小溪一般，一脚踏进，随即被湍急的溪水带着冲向下游，一瞬间不见了身影。周良眼睛鼻子和耳朵都灌了溪水，这使他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呼吸，倒是耳朵无法，虽然压迫难受，但周良竟感受到充实之感，心也安心了不少，渐渐的甚至也感受不到压迫感，于是他放弃了呼吸和思考，随波逐流，似乎就会这么一直被溪水带去世界的尽头。

我和麦克叔叔正坐在一辆有些颠簸的马车上。

我至今也不敢相信我竟然可以得到父亲的批准和麦克叔叔进行一趟旅行，要知道昨天的这个时候，我正在学校上无聊的语法课，不出意外我现在也应该在上语法课，周一到周六，每天都有该死的语法课，而语法课对我缺乏必要的吸引力。我感兴趣的是更需要花些脑筋的玩意，比如电子游戏，比如侦探小说。是的，我喜欢玩游戏，更喜欢看侦探小说，我无时无刻都准备着卷入一场离奇的案件，正当众人对案件毫无头绪时，我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敏锐的观察，破解案件。但作为一名中学生，我不得不终日把精力投入在语法和单词拼写上，好让我的成绩可以至少保持在B，但我敢肯定，这毫无疑问是在浪费我的天分。

麦克叔叔是一名私家侦探，他就是我的偶像，每次他来我家拜访，总会和我说一些离奇的案件，让我向往。而父亲对麦克叔叔也很敬重，所以我缠着麦克叔叔时，父亲不会觉得我在做有害学习的事，他只会叮嘱我不要麻烦麦克叔叔。而麦克叔叔这时总会哈哈大笑，拍着我的头说道，小约翰乖着呢，小约翰乖着呢。当我昨天下课回到家里，就看到麦克叔叔在和父亲谈话，我惊喜极了，更让我惊喜的事，麦克叔叔提出要带我进行一次旅行，这次旅行会持续两天，这务必会错过周六的课程。而父亲轻快的答应了，并表示他会给我向学校请一天假期，然后对我说要听麦克叔叔的话。我开心极了，我已经预感到我会和麦克叔叔组成侦探搭档，轻巧的解决复杂的案件了，而父亲后面的叮嘱则根本听不进去。直到睡着前，我都在期待这次旅行。

直接的后果就是今天昏昏欲睡，还好这一个上午都在马车上度过，我睡了一会，直到麦克叔叔叫醒我，说到了午饭时间。马车停下了，我揉揉眼睛，走下马车，发现我们已经出了城镇，在一片树林里了，而树林里穿梭了一条小溪，马车就停在溪边上。马车夫舀了点水，分成两份，一份递给我们，一份喂马，而麦克叔叔拉着我坐下，就着溪水吃着妈妈给我们准备的猪肉三明治。玛丽的三明治真是好吃啊，我在整个若克萨都没吃过可以和”玛丽制作“比肩的三明治。麦克叔叔对妈妈的三明治称赞不已。我倒是觉得妈妈做的三明治没那么好吃，我也对三明治做出评价。麦克叔叔微笑着，说道，这话玛丽听到可会伤心哦，说不定会留下泪水。我想起妈妈那脆弱的神经，不觉叹了口气，那我不在她面前这么说了。麦克叔叔看到我的叹气，忍俊不禁，左手捏了捏我的右脸，哈哈笑道，小约翰长大了，有自己的烦恼了。

我们就在溪边解决了三明治，马车夫在一边吃着草干饼，那是一种可食用的叶子晒干做成的草饼，父亲对之的评价是，没什么营养，只有穷人和畜生才会吃这个。

午饭过后我们重新启程。我问麦克叔叔，我们这是要去哪啊。麦克叔叔神秘的笑道，马上就到了，到了你就知道了。

但事实上直到天快黑了我们才到达目的地，坐了几乎一整天的马车，此时我已经筋疲力尽，昏昏欲睡了，但当我看到我们的目的地时我立马就精神了。我们的马车在树林深处的一栋大房子前停下了，这大房外边尊贵精致，房子外沿和门槛都雕刻着扭曲的石雕，而窗户上也有五颜六色的画，给人感觉古典优雅，足足像一座小城堡。谁也想不到树林深处会有这么一栋富丽堂皇的屋子！我看着屋子里的灯光透过玻璃，在已经有些昏暗的天色下发着艳丽而柔和的光，兴奋不已，抱着麦克叔叔的手雀跃不止。麦克叔叔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摸着我的头发，微笑着让我稍安勿躁。接着轻扣房门。不一会儿，门从里面被推开，房子里的景象就一览无余了。里边真是亮堂极了，金色的大吊灯照的里头如同白昼，略带金色又不至于太过刺眼。倒是把屋子里的一切都染成金色了，金色的地毯，金色的椅子，金色的桌子，好像一切都是金子做的一般。麦克叔叔和迎出来白胡子的老爷爷互相拥抱，好似深交的朋友。麦克叔叔让我向老爷爷问号，我就听麦克叔叔说的，声音不大不小的说乔治爷爷，晚上好。乔治爷爷哈哈大笑，弯腰对我说，小约翰，晚上好啊。老爷爷和蔼可亲，房子富丽堂皇，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

乔治爷爷把我们迎进屋子，笑着说晚餐已准备好，就等着贵客呢。接着我们就坐在长方形餐桌上，乔治爷爷坐在上方，而我和麦克叔叔一起坐在侧边。我坐在椅子上，趴着桌子好奇的环视着餐厅，桌子上的客人除了我们还有其他一些男人和女人，偶尔和他们对视，他们就善意的对我微笑示意，而每个客人后面都站着白手套的侍从，面无表情，纹丝不动。不一会儿，有侍从推着餐车进来了，我们后面站着的侍从稳健的从餐车端出盘子，晚餐开始了。

食物好吃极了，不一会我就吃的饱饱的，而大人们包括麦克叔叔都在聊着我听不懂的话题，说着从来没听过的名词，渐渐的我就困乏了，眼皮子就耷拉了下来，我揉揉眼睛，拉了拉麦克叔叔的衣袖，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笑着和乔治爷爷说小约翰困了，乔治爷爷随即让侍从带我去客房，迷糊间我就被拉着到了一个房间，看见床我就趴着了，不行！我还没洗漱，妈妈会生气的，这么想着，却又马上睡着了。